

媒介、自我敘事與腳本生產： 以「家庭副刊」中的廚房和餐桌故事為例^{*}

王右君^{**}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

摘要

本文以《聯合報》「家庭副刊」上近 20 餘年間，讀者親身述說家庭烹飪和共餐時光的故事為案例，探索媒體中介的自我敘事在文化共享腳本生產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些敘事宛若常民證言，述說體現理想腳本時所獲取的快樂和成就，藉以證成個人正面情感與信念價值。長期常態的證言複述，鞏固盛行於此敘事者／閱聽人社群中的主導性腳本。其中，女性家務勞動的甜蜜幸福感普受歡慶，加深此一情感的陰性化；順服父權體系的性別腳本雖仍殘存，肯定男性廚房勞動的新興腳本已然冒現。經由此類自我敘事迴路所生產的腳本，可能與媒體中傳統文類所生產的腳本共勢協力，亦可能因訴諸同儕聆聽而非菁英指導的生產模式，超越傳統文類中的意識型態框架。

關鍵詞：自我敘事、性別、家務勞動、情感、腳本

^{*} 作者誠摯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建議，令本文得有今日的呈現。

^{**} E-mail: yowjiun@ncku.edu.tw

投稿日期：2023 年 11 月 06 日；接受日期：2024 年 06 月 12 日

壹、前言

「人世如舞臺」，莎劇名言如斯，預告後世對於日常生活展演性質的研究興趣。其中，腳本的概念從戲劇領域流轉進入社會學和心理學，開啟一系列以此為旨的研究篇章。

學者認為，人們的生活時光由一幕幕場景 (scene) 所構成，腳本則預示場景組織的規則 (Tomkins, 1979, 1987)；生活中的行動、交流和言談履行了若干腳本，但不同於戲劇演出，社會腳本往往內化於心，令人行禮如儀般進入預期角色 (Goffman, 1959/1990)。腳本提供了日常情境中的行動依據，指引事件發生的序列 (Schank, 1977)，並且常依文化脈絡而異，隱含了文化群體的規範、價值和經驗 (Goddard & Wierzbicka, 2004)。做為生活行動的參照，腳本可能經由各種社會文化制度在公私生活場域中傳遞、習得 (Tomkins, 1987)。晚近研究關注媒體傳播在腳本建構和散播中的重要性，包括流行音樂、電影、電視節目、廣告、新聞報導等，皆可能以特定文化、情感或性／別腳本等做為內容組構的依據，並且成為該腳本傳散和強化的管道 (Aho, 2016; Banet - Weiser, 2004; Caswell & Turner, 2021; Mandell, 2015; Markle, 2008; Nordberg, 2016; Romaniuk, 2016; Ross & Coleman, 2011; Sternadori, 2015)，至於社群媒體則可扮演另類書寫空間，用以反思和改寫既定腳本 (Friedman, 2010; Morrison, 2010; Rogers, 2015; Xu, 2022)。

個人私領域和親密情感的表述，隨 1990 年代以降強調自我揭露的文類和網路文化興起，成為媒體內容重要一環 (McNair, 2002, p. 97-102)；臉書、Instagram 等社群網站的出現，更將自我生命經驗述說的風尚帶進一般社會大眾日常生活之中 (王右君, 2019)。當媒體內容以敘事者的個人生活為旨，腳本可能隱身於兩種層面。如 Dorthe Berntsen 等學者所述，文化生活腳本不僅指示理想生活的路徑和時程，也暗示人們敘事記憶的篩選和組織法則 (Berntsen & Bohn, 2009; Berntsen & Rubin, 2002)；換言之，腳本一方面指引了生活中的行動，另一方面也成為行動紀錄的框架，是故，生活經驗的述說，亦可能再現了個人生活中所依循的腳本以及參照該腳本組織敘事記憶的痕跡。值得關注的是，當個人故事成為媒體文本，亦即匯入閱聽人社群所在的文化母體，可資參照與挪用 (Plummer, 1995, p. 22)。據此，媒體中介的自我敘事，可以視為群體共享劇目庫的一環，為閱聽人所接收、回應和援引。究竟，在腳本生產的迴路之中，媒介自我敘事可能扮演何種角色？如前所述，

媒體敘事可能複述和穩固既有腳本，也可能予以改寫；況且，生活情境和文化脈絡依時空境遇轉換，腳本在日常踐履下也可能產生變異和重組（Schank, 1977; Tomkins, 1987）。若此，媒介自我敘事再現個人所體現的腳本之際，如何參與群體共享腳本的重述和改寫？做為社群中的文化產物，腳本的內涵和有效性如何在社會進程中產生變化？

臺灣報禁於 1988 年解除，《聯合報》「家庭副刊」的前身「家庭與婦女」版也隨報紙增張而問世（沈珮君，2021，頁 451）。¹ 2000 年後，該刊逐漸轉型為以讀者故事為主的版面，晚近 20 餘年間，版面和名稱雖歷經變化，但讀者家庭生活故事向為重要元素，該版讀者群間，則在閱讀者和書寫者相互啟發、回應共濟的對話中，發展出獨有的敘事社群（王右君，2012）。這種以單一生活範疇為核心、具有社群特性的敘事場址，有助探索文化腳本如何經由媒介再現，在社群中受到建構、傳播和強化。除此，該報所建置的數位資料庫易於依研究題旨搜尋樣本，亦增加該版做為研究對象的可行性。²

據此，本文試以《聯合報》「家庭副刊」（簡稱「家副」）2000 年至 2023 年間所刊載的讀者故事為案例，並聚焦該刊常見的家庭廚房和餐桌故事，進行文本分析，以檢視媒體中的自我敘事與腳本生產之間的關係。飲食是體現家庭意義的要角，烹飪、共餐、儀式性和特殊情境的餐食，為家庭記憶的重心，也是經營、實踐家庭關係的路徑，而女性準備的良餐則被視為其中推手（陳玉箴，2016a）。傳統性別文化和父權家庭體系中，廚房被定義為女性勞動空間和照護家人身心的路徑（許聖倫等，2004），儘管自 1980 年代以來，本土女性主義隨著民間組織和教研機構的陸續成立，不斷倡議女性主體意識和性別平等（余貞誼，2011），直至 2000 年以降的 20 餘年間，臺灣商業廣告仍持續將烹飪描繪為女性傳達愛意與實踐家庭責任的表現，視廚藝為獲取家庭認同的技能，廚房和餐桌的勞動則是維繫家庭和樂、凝聚情感與撫慰身心的行動（蕭蘋，2020）。女性從事有償勞動、取得較豐厚的收入，有助於取得更多協商家務的條件（林津如，2007），然而，做為家人照護者的責任，未必因為參與職場而卸除（行政院主計處，2010，頁 79）。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日增，15 歲至 64 歲以上年齡層的

1 該刊於本文觀察時程中歷經版面和名稱更迭，內文和註解一律以現名「家庭副刊」通稱，以利理解。

2 《中國時報》「家庭版」停刊多年，《自由時報》未提供便於長年版面觀察的原版報紙資料庫。

參與率，從 2000 年的 46.02%，提升至 2023 年的 51.82%，³ 但稍早和較晚近資料顯示，女性實質上仍為家務主要執行者（翁康容等，2020；蕭英玲，2005）。即使具備高學歷或經濟獨立能力，在理想母職典範的召喚下，女性仍可能選擇以職業婦女兩頭燒的方式實現母職，或是辭職成為家庭主婦（洪惠芬，2015；唐文慧，2011；潘淑滿，2005）。根據 2009 年統計，育有未滿 6 歲子女的未就業女性中，即有 86.3% 為照顧家人選擇放棄工作（行政院主計處，2010，頁 80）。至於當代食品安全和營養論述，在強調家庭烹飪重要性之餘，實則為女性帶來更多職責和身心勞動（梁莉芳，2018）。不過，年輕世代女性協商家務時，也出現外包家庭晚餐、不再獨自背負責任的傾向（陳玉箴，2016b）；除此，新的男性範型亦已浮現，例如，較年輕世代的雙薪家庭中，男性被期待在承擔經濟責任之餘參與更多家務，包括食物和教養工作（許雅惠，2006，頁 92-93；張思嘉等，2018）。

承上，廚房和餐桌是家庭生活的重心，亦是高度性別化的場域，分析晚近 20 餘年「家副」廚房餐桌故事，除可藉以探索自我敘事中的腳本生產迴路，亦有助觀察性別腳本在此期間的變化，以及這些腳本如何受到體現與反思。本文研究就以下問題進行探索：（1）做為大眾媒體內容，「家庭副刊」中的自我敘事如何再現敘事者家庭生活所依循的腳本，並經由敘事再現成為社群共享腳本生產迴路中的一環？（2）在此逾 20 載的時光中，「家庭副刊」的讀者／作者社群是否存在某些反覆浮現的敘事題旨和腳本類型？是否呈現某些傾向？（3）家庭生活向為個人情感所在，但家庭角色卻具規範性，此一腳本生產迴路中，是否也存有某些經常受到表彰或強化的情感與意識型態？（4）這些情感和意識型態，與性別角色之間的關係為何？

以下一節將就相關題旨進行文獻爬梳，闡述本文研究問題和研究框架的理論基礎，接續進行研究方法和個案研究章節，並於結論回顧研究發現並反思媒介自我敘事在文化共享腳本中扮演的角色。

3 同年齡層男性勞動力參與率則從 2000 年的 69.42%，下降至 2023 年的 67.05%，見行政院性別平等會重要性別統計庫統計圖表之勞動力參與率，https://www.gender.ey.gov.tw/gecddb/Stat_Interaction_Default.aspx，上網日期：2023 年 4 月 6 日。

貳、文獻探討

一、家庭生活中的腳本、情感與意識型態

家庭中的成員在家庭生活中扮演各式角色，其扮演方式可能依循某些特定腳本，有賴個別成員的角色認同以及彼此對於角色的共有期待 (Byng-Hall, 1995, p. 4)。家庭成員對於腳本的知悉和行動合作，令腳本得以實現，而腳本在提供穩定、安全互動模式的同時，也定義了「安全」的界限分野 (Byng-Hall, 1985, 1995, p. 4)。固然，腳本提供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行動依據，但相對地，人們也往往被期待或安於依照腳本行事，學習吻合個人年齡、性別和文化的合宜行為；當若干腳本受到文化群體普遍認可、成為具有主導性的理想腳本 (諸如「好媽媽」、「好丈夫」、「快樂婚姻」等腳本)，即可能受到內化並引以為行動守則，有時，人們也可能重新詮釋現實，使之更趨吻合理想腳本 (Atwood, 1996)。

理想腳本的存在，意味著腳本中經常帶有價值和信念。Tomkins (1979) 關注於價值、信念或意識型態與情感之間的連動關係，視情感回饋為人們依循腳本而行的重要驅動力；據此，腳本不僅具有規範性意涵，尚且是追求情感滿足的行經路徑。為說明情感、意識型態和腳本之間的關係，以下進一步爬梳 Tomkins 的相關論述。

在 Tomkins (1979) 的腳本理論中，場景 (scene) 被視為構成日常生活的基本單位，有開頭和結尾，其中包含人物、地點、時間、行動、功能、事件和道具。腳本則是一組安排事物序列的規則，用以詮釋、評估、預測、生產或控制生活中的場景 (Tomkins, 1987)。面對生活處境，個人可能擁有若干可用腳本 (Frank & Wilson, 2020)，也因而，不同腳本之間也可能存在著競爭關係，除此，腳本也非一成不變，可依情境條件和輔助資訊而變異、轉向，或因情況聚合、分解和重組 (Tomkins, 1987)。

雖然也運用了劇場學術語，但與高夫曼 (Erving Goffman, 1922-1982) 不同的是，Tomkins (1979) 在討論腳本與行動之間的關係時，並非從形象管理的概念出發：儘管有自覺性的人前展演亦是生活場景中的一環，但畢竟不能概括所有人類日常行動。相較於自我展演，Tomkins (同上引) 更關注於場景中的情感 (affect)。在此，情感被視為初始、內生的生理驅動機制，在生活場景中，情感可因事物的刺激而觸發，而情感的觸發則使個體對於該

事物的感受更加強烈，所產生的效應也隨之放大，促使個體就該事物進行記憶、覺知和思考，並採取相對應的行動。經由記憶、思考和想像，人們連結富含情感的場景（affect-laden scenes），而個別場景的作用和意義也隨之受到強化和擴大（Tomkins, 同上引）。Tomkins（1979, p. 214-215; 1987, p. 150）認為，人們自嬰孩時即學習連結富含情感的場景：當嬰孩覓得母親奶水、減除饑餓感受，隨之而起的是心滿意足下的興奮和愉悅情感，在行動／回報（rewarding）的經驗法則中，人們也逐漸學習如何藉由行動來生產、組合場景，以獲取相對應的回報。

做為策略守則，腳本的擇選與實現乃主體意識下的行動。Tomkins 關注情感、目的、意義和價值之間的關聯性（Frank & Wilson, 2020, p. 5）。在提出「衍生情感腳本」（derivative affect script）概念時，Tomkins（1987, p. 161）指出，人們常因他人良善或者關愛自己，或者自認所從事的活動具有社會創造性，願意為此付出，並感到自己的付出是有意義和有所回報的。其「意識型態腳本」（ideological script）概念則明確指出意義、價值與情感在腳本中的共生關係。在 Tomkins 的論說中，意識型態不僅止於信條或立場，尚且交織了強烈的情感（Frank & Wilson, 2020, p. 111）；身為社會、國族、宗教、性別、年齡、制度、階級、家庭、職業或學校中的一員，人們可能履行和承繼流傳於群體中的意識型態腳本，此一類型的腳本涉及道德、審美和真相的評價，區分了善惡、美醜與真偽，指引人們界定自己在社會乃至宇宙中的存在位置、自我實現方向和行動範疇，並提供判斷行動正當性的準則以及歡慶理想生活的方式，因為關乎信念並賦予事物價值與情感，個體在執行意識型態腳本之際，也進行了自我實現和自我肯認（Tomkins, 1987）。Mosher & Tomkins（1988）以美式硬漢（macho）腳本為例，說明意識型態如何經由定義情感指引行動施為：美國社會中的硬漢文化尊崇男性冒險犯難、征服敵人以及在兩性中扮演支配角色的精神，並將情感屬性區分為「優越、陽剛」和「低下、陰柔」，以此意識型態為依歸的硬漢腳本誇大了陽剛男性角色行為，以敵對／支配為人際關係目標，而這些目標則由興奮、忿怒、憎惡和輕蔑所驅使；因而，成為硬漢，代表著必須在面對弱勢敵方時操演上述「優越、陽剛」情感以實現和肯定自我，避免落入輕鬆愉悅、情感交流以及不夠男子氣概的情感，諸如恐懼、憂傷和恥辱感。

是故，情感、意義、價值和信念往往相互伴隨，生成和體現於一連串生活場景之中。生活場景的安排和組織，則以學習和承繼而來的腳本做為導引

準則。社會和文化群體中的個體，可能在追求共享價值和意義下依普受肯認的腳本而行，而腳本的體現、傳播和承繼常仰賴既有制度，包括媒體在內。當個人在家庭生活所依循的腳本成為媒體再現的對象，也進入了共享腳本劇目的建構與傳播行列之中。以下段落將從媒介自我敘事的生成，接續探討個人腳本與腳本的生產／援用迴路。

二、腳本與自我敘事

自我敘事存於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時分，與他人互動時的自我陳述，深夜靜思下的日記獨白，社群平臺中的隨筆記事，回溯生命歷程的自傳書寫。人們以言語文字追憶表述個人生活經驗的能力與慣習，自牙牙學語以來即開始發展，即令只是片斷話語，都可能構成自我表述的基本環節，成為敘事自我的發展過程；透過敘事，人們表達自我，並且在組織、再現記憶之中，理解與評價個人生活所經歷的時空、情感、意義與歷程（Nelson, 2003）。故此，自我敘事的生產，也是個人世界觀的建構，彰顯了自我期待、自我位置的設定，以及與他人的關係（Bruner, 2001）。誠然，個人生命歷程軌跡經常銘刻自我與他人的互動之中，自我敘事所述說的內容也常以此為題旨，尤其，生命中的重要他人，例如家人，更可能成為生命敘事的核心（Eakin, 1999, p. 57-61）。

做為主體經驗的陳述，自我敘事蘊藏了他人的生命經驗；事實上，與他者的深刻牽絆，亦存於自我定義的度量衡中：社群規範、社會期待和群體價值等，影響了人們看待生命經驗的方式，當人們從共享語言文化和意義系統中汲取符碼、文法、辭彙和文類進行自我述說時，也同時將個人事蹟經驗置於更廣大的共享視域之中（Ochs & Capps, 1996）。故事的述說內含了敘事的傳統慣例，故事內容或為自創，但述說方式多少依循既有樣版，而這種承襲通常經由聆聽和學習而來（Brockmeier & Harré, 2001）。經典傳記、生活腳本和大敘事等，是人們經常援用、賴以組織和評價生活敘事的文化工具，因而，生活敘事的建構經常根植於敘事者對於文化框架的前行知識，而敘事的本身則反映了該框架的形貌（Fivush et al., 2011）。腳本具有文化殊異性，導引個人理想生活的發展事蹟、歷程和時序，故此，文化生活腳本隱含了規範性質，不僅指引人們生活的方式，也指引了評估生活的準則，當人們述說回溯生命故事時，文化共享腳本也可能成為導引敘事記憶的潛規則，暗示

了何者為重要且值得記述之事 (Berntsen & Bohn, 2009; Berntsen & Rubin, 2002)。簡言之，腳本具有雙重導引力量：一方面導引、規約了人們的生活行動，另一方面亦可能導引、規約了人們記述再現生活經驗的方式。

如本文前言所述，社會／文化腳本可經由媒體再現傳播，並透過閱聽過程進入個人的敘事參照系統。倘若，個人敘事文本做為言語行動的實體，在挪用語言系統和文化劇目資源的當下，亦可成為廣大語言和文化母體的一環，那麼，閱聽人參照習得腳本進行媒體中介的自我敘事之際，亦即加入文化腳本劇目生產的行列當中。值得深思的是，做為文化母體一環，若干腳本是否更可能受到社群成員一再重述？自我敘事是一種言語行動，因情境誘發而生，且有其意圖對話的對象 (Smith & Watson, 2010)。當敘事者期待對話對象的理解和肯認，故事中的自我描繪和自我詮釋，即可能訴諸於敘事者與預設對話者所共享的價值體系或社會論述 (Wang, 2021)。因而，媒體中介的自我敘事，其形式和內涵往往受敘事者對於預設對話對象或閱聽人的想像所影響 (王右君, 2019)。這種選擇性的敘事再現，很可能使得熟悉或安全的腳本在故事生產的迴路中一再浮現：當故事述說者預期閱聽人的正面回應，故事所表彰的社會／文化腳本，也多少符合閱聽人社群所知曉並且接受的範疇。Xu (2022) 觀察發現，社群中廣受歡迎的敘事腳本為人們提供了自我書寫的模板，常令人在心有戚戚下以此模板做為記述個人生命故事的參考框架。這種現象，亦可能令相似腳本重複出現於社群共享的書寫空間之中。

三、腳本的消長、存續與冒現

自我敘事與書寫者所屬社群之間的交互關係，多少左右了敘事者詮釋個人生活經驗時所採取的路徑和框架，因此，可能成為穩固既定腳本的力量。不過，親身敘事或許能鞏固既有秩序，也可向之提出挑戰 (Plummer, 1995, p. 176)，在自我敘事者追求自我覺知和主體能動性下，敘事行動亦可能顛覆家庭、文化甚至國家中的既定腳本，與傳統觀念進行協商或抵抗 (Rogers, 2015)。是故，做為一種文化產物，腳本可能在社會進程中改變其權力光譜位置。為進一步探討腳本在社群中所占有的位置，本文借用 Williams (1977) 關於「主導」(dominant)、「殘存」(residual) 和「新興」(emergent) 的概

念予以界說。⁴

Williams (1977, p. 121-127) 認為，同一歷史時期的文化過程之中，除了主導文化，亦可能具有殘存和新興的文化元素。若干在過往時期具有效力的文化元素，雖然已失去優勢，但仍可能存活於社會文化之中；這些殘存的文化元素，可能與當下主導文化形成對立關係，或者成為另類選項，或者經由重新詮釋、區辨、排除或稀釋若干元素的方式，為主導文化所吸納。同時，社會中也可能浮現新興的意義、價值、行動實踐和關係，通常對立於主導文化，但也可能僅止於一種另類模式；如同殘存文化，新興文化的元素亦可能受到主導文化的吸納，以摹擬新興文化的複本形式現身。

借用主導性、殘存和新興的概念，本文試就文化腳本在社群中的優劣勢位置和現身時序，提出區辨。以本文所關注的家庭飲食場域而言，透過分析媒介文本，我們可以觀察：在女性主義茁壯、女性勞動力日增，但女性仍為家庭勞務主要執行者的現今，家庭廚房和餐桌中的主導性腳本形貌可能為何？新興腳本是否冒現，過往具支配性的傳統性別文化如何存續，與當下主導性腳本的關係為何？而媒體中介自我敘事的生產，又如何成為腳本體現、傳播、鞏固、改寫或抵抗的路徑？

綜合以上，家庭成員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動模式與角色展演，可能依循某種腳本行進；做為生活場景組織安排的藍本，腳本往往夾帶價值與信念，並且指示情感實現的軌道。情境條件和主體意識影響了腳本的擇選，致使既有腳本受到重述或者改寫。腳本具有指引生活行動和敘事再現的雙重力量，也因而，自我敘事經常再現個人所奉行或期待的腳本。人們依經驗學習或承繼取得腳本，而媒體正是腳本賴以傳播的要徑；當個人實現腳本的歷程進入媒體中介的自我敘事，也成為群體共享腳本劇目的建構環節。受到人們實踐和媒體再現的各種腳本，可能依出現時序和優劣勢，占有主導、殘存或新興位置。透過個案研究，本文將依經驗現象進一步檢視以上題旨，以下一節說明個案研究的資料搜集方式和分析框架。

4 Williams (1977) 提出「感覺結構」(structures of feeling) 假說時，論及感覺與主導、殘存和新興結構之間的關係。該假說關切存於社會性的意識和關係中尚未被完全闡述和定義、仍在進程中的情感元素 (affective element)。這些元素可見諸藝術和文學作品當中，賦予人們特定世代或時期的感受；由於尚待沉澱，當代感覺結構主要與新興結構相連，而非主導或殘存者。感覺結構的假說以世代和時期共感為念，在論說脈絡上，與 Tomkins 從個別場景出發的腳本理論有所不同，不過，該理論看重思想與感覺之間的共生 (“thought as felt and feeling as thought”，Williams, 1977, p. 132)，與 Tomkins 強調情感與意識型態關聯性的主張，在思維上具相近之處。

參、研究方法

《聯合報》「家庭副刊」所刊載的讀者親身故事長短不一，但大多在數百字或千字內，每篇均附有標題、作者姓名和居住地。為觀察版面和方便取樣，本文採用《聯合報》全版掃描資料庫和全文資料庫為樣本來源，以「早餐」、「午餐」和「晚餐」為關鍵字，搜尋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4 月 19 日期間刊載於「家庭副刊」的讀者故事（包含前身「家庭與婦女」版及現稱「家庭副刊」所刊載者），從中篩選以家庭飲食為主旨、描述個人親身經歷的自我敘事文本。非讀者投稿之文章、第三人稱敘事之讀者文章、第一人稱敘事但以他人故事為主且未描述或反思個人生活經驗，以及包含關鍵字但主旨與家庭飲食本身關聯不大的第一人稱敘事等，因不符研究題旨予以剔除。文本搜集和篩選的同時，亦觀察該敘事場址中經常浮現的故事主旨、場景、情感、價值、信念以及其中隱含的性別論述，並依此區分出七種類目，按文本內涵與類目的相關程度編目，若干不易歸類或不符研究命題但有助說明該版特質者僅列為參考對象，共計收入 170 則文本案例。其中，「和樂相聚」與「陪伴與聆聽」敘事類目著重描述共餐儀式的意義和價值，「愛與責任」、「衝突與和解」和「溝通與學習」彰顯女性角色典範的實踐和協商，「男性家務」和「另類女性腳本」則表述新興的性別角色實踐模式。

文本分析以前述文獻討論為框架，就以下面向進行分析，探討前言提出之研究問題：（1）敘事中的場景描繪以及不同場景的連結，包含各個場景中人物的身體和言語行動；（2）情感再現，包含觸發敘事者情感之事物以及敘事所彰顯的強烈或深刻感受；（3）信念、價值和意識型態的陳述，以及與之相關的情感和行動；（4）備餐和共餐場景所涉及的家務分工以及其中隱含的家庭角色設定；（5）腳本的相似性和差異性以及同質腳本的細微變異；（6）依各類腳本在版面中受到反覆實現和肯認的程度，區辨在此敘事社群中具有主導性位置的腳本，以及與之相對的殘存和新興腳本。

以下一節將以上述分析架構為依歸，就幾種敘事類目進行全面觀察討論，並擇選具有代表性的案例進行分析，接續進行綜合討論，區分和檢視這些敘事中所浮現的主導性、殘存和新興腳本，並列表統合呈現。

肆、文本分析

一、分類敘事腳本分析

(一) 和樂相聚

家庭共餐儀式是「家副」常見題旨，「和樂相聚」敘事（共 38 則）以家庭共餐中的歡愉情感出發，構成社群敘事中的重要環節。場景大多發生在家中餐桌或廚房，少數為外食餐飲店或戶外野餐，場景中的行動主要包含：（1）餐桌上的閒話家常和趣味對談；（2）經營家庭共餐時光的努力。在此歡聚場景中，家中的女性成員經常扮演推動家人和樂共餐的要角。〈甜蜜晚餐時刻〉以敘事者的女兒驚嘆全家難得共桌晚餐做為故事開場，揭開敘事者對於過往孩子還小、丈夫工作容許「每天回家吃晚飯」、自己「下班洗手做羹湯」時的晚餐記憶。敘事者以引述餐桌對話以及陳述自己當下情感的方式，再現兩個女兒「爭先恐後」搶奪和媽媽說話的機會，以及丈夫加入戰場的美好時光：

每晚，此起彼落的喧嘩，總是讓我心波隨之蕩漾，而正當沈浸在無比的幸福時，孩子的爸爸再也按捺不住寂寞，出聲遏阻：「閉嘴！吵死人了，你們統統不要講！」然後收拾慍色，忝著笑臉對我說：「媽媽你聽我講，今天我在公司……」

「爸爸都這樣，好詐喔！」……（水瓶仙子，2005 年 6 月 3 日）。

這些令敘事者懷念的歡樂記憶，還包含家人（尤其是丈夫）對於自己料理的讚美，以及當下浮現的強烈美好情感，而今晚餐常只剩小女兒同桌，雖覺得「簡約省事」，卻非常懷念昔日餐桌上熱鬧歡愉的光景。如 Tomkins (1987) 所言，人們可能因為他人關愛或者感到自己的行動具有意義或有所回報，而願意為人付出，並且在情感實現的同時完成信念和價值的實踐。在此案例中，女性以家務勞動獲得家人情感和讚美的回報，敘事再現所聚焦的場景並非廚房而是餐桌，彰顯的行動不是自己的勞動，而是家人的情感回饋和言語行動，而後者適正觸發、擴大敘事者幸福和滿足的強烈情感，亦令敘事者在文末發出「團圓晚餐已是一頓難求，怎不令人懷念！」的價值宣稱。

如案例所示，這類敘事經常在訴諸家庭共餐愉悅情感的當下，強化女性家務勞動腳本所實踐的價值，其情感實現的路徑則與「促成家庭歡聚為幸福泉源」的信念實踐相疊合，並且經由敘事者的反思話語來宣稱實現此一情感／意識型態腳本的意義。〈吃出幸福〉⁵一文陳述家常便飯的美好價值，自述滿足於做飯維繫家人情感的成就；〈誰來晚餐〉⁶懷念空巢期前為家人做飯、促成全家餐桌閒話家常的幸福歲月，將自己悉心調理營養美味的行動評價為「甜蜜的負擔，更是女人對家庭最大的貢獻」。除了料理食物，經營餐桌美好氛圍，也是發展這類腳本的路徑。〈橘光盛宴〉⁷在文首細緻描述敘事者的婆婆某日應孫子要求巧心挖空柑橘製作燭臺、營造三代同堂燭光晚餐的場景，接續回顧公公養病期間全家在晚餐中關懷問候的日常情景，最後回到共享燭光晚餐的場景，文末「沐浴在滿桌歡愉與柑橘芬芳下，緊抓當下的幸福，人生如此，夫復何求？」的結語，一則表述當下幸福感受，一則表述個人對於理想家庭生活腳本（家常歡聚）的信念。

儘管這類共餐歡聚腳本經常隱含女性勞務，但偶爾也會出現「外包」食物工作的新興腳本。〈小代價換大幸福〉⁸中的妻子以夫妻共享商業午餐、重溫戀愛滋味的經驗，提出不同的幸福生活方案；〈到飯店吃早餐〉⁹則是由母親帶著兒子們到飯店假日早餐，享受親子相聚美好時光。

（二）陪伴與聆聽

這系列敘事（14則）亦強調家庭共餐意義，但較著重於陪伴家人、聆聽心聲的場景和價值，其中，陪伴長輩吃飯談天，減少孤寂感，是常見的題旨。〈早餐奏鳴曲〉、〈想念婆婆的方式〉、〈陪婆婆吃飯〉、〈周周都有母親日〉、〈公公期待的用餐時刻〉、〈快樂的煮不停〉等文自述以陪伴長輩共餐做為盡孝方式的行動。¹⁰〈早餐奏鳴曲〉描述周末早晨廚房忙碌準備豐盛西式早餐以及庭院裡佈置餐桌的場景，述說自己為了安慰喪偶的婆婆，決定邀請婆婆每周前來家中共享庭園早餐，也終於讓她在兒媳陪伴中重拾笑顏。〈周周都

5 〈吃出幸福〉2007年3月22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6 〈誰來晚餐〉2008年1月29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7 〈橘光盛宴〉2017年4月16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8 〈小幸福換大代價〉2011年6月28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9 〈到飯店吃早餐〉2014年4月19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10 〈早餐奏鳴曲〉2011年12月19日、〈想念婆婆的方式〉2009年4月5日、〈陪婆婆吃飯〉2007年5月21日、〈周周都有母親日〉2011年9月25日、〈公公期待的用餐時刻〉2008年11月22日、〈快樂的煮不停〉2013年2月13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有母親日〉的敘事者例行邀請喪偶的母親共度晚餐，並且感嘆能夠陪伴母親是上蒼恩寵。〈公公上學去〉則再現敘事者的公公重回校園後每晚在餐桌分享校園生活的場景，「餐桌儼然成為公公的講臺，一家人吃飯配課堂點滴，聽得津津有味。」¹¹

在這類敘事中，陪伴和聆聽，常是幸福和愉悅感受的來源，尤其在體會陪伴行動的意義和價值時。〈請不要忘記我〉描述身為孫女的敘事者為失智的奶奶做飯並陪她用餐，深怕奶奶遺忘她而頻頻提醒奶奶的心情，以及在照護過程中獲得的喜悅：

看著奶奶滿足的吃著我煮的東西，讓我覺得好幸福。原來幸福可以這麼簡單。「奶奶，我真的好想永遠當你的寶貝孫女，可不可以不要將我忘記？」（黃安璞，2010 年 5 月 13 日）。

「陪伴孩子」是密集母職的要素（洪惠芬，2015），強調陪伴對於孩子成長重要性，亦是本系列敘事主旨，在此陪伴腳本中，父親也占有一角。〈發霉的早餐〉、〈再忙 也要陪孩子吃頓晚餐〉、〈餐桌憶趣〉、〈爸爸起床吃早餐〉皆以父母陪伴孩子吃飯為旨，¹² 前三文強調父母陪伴用餐對於孩子攝取營養、健康成長的重要性，〈爸爸起床吃早餐〉敘事者則以人母／妻的身分，商請晚上無暇陪伴子女的丈夫早起陪小孩吃早餐、聆聽他們的生活軼事：

孩子一直在成長，我們也學著做一對跟得上進度的父母，當孩子願意和我們說話得儘量聽，免得哪天聽不懂時，想了解就難了（李蕙伶，2008 年 12 月 14 日）。

聆聽，是理想親職腳本一環，〈孩子的秘密〉再現了家庭共餐如何開啟聆聽家人心事的儀式。故事以敘事者的兒子在晚餐時刻向她出櫃的場景做為起始：

外子不在家的晚餐時刻，小兒子告訴我，在情感上，女生總引不起他的興趣，班上有一位愛慕他的女孩，因為得不到回應常常哭泣，爲了避免那女孩從此失去自信，他坦承了自己的性傾向（林洪英，2017 年 1 月 16 日）。

11 〈公公上學去〉2016 年 8 月 23 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12 〈發霉的早餐〉2006 年 5 月 12 日、〈再忙 也要陪孩子吃頓晚餐〉2015 年 1 月 9 日、〈餐桌憶趣〉2017 年 6 月 20 日、〈爸爸起床吃早餐〉2008 年 12 月 14 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該文敘事中，兒子以在餐桌上訴說學校生活的方式出櫃，敘事者的聆聽行動，則從餐桌延伸，從對同志「不理解，總投以異樣眼光」到「開始注意相關報導」，並且以參與國際人權日的遊行爲孩子爭取「沒有歧視的平等環境」，除了再現餐桌上的出櫃腳本，亦提供性少數者的父母可茲參照的親職腳本。

(三) 愛與責任

臺灣廣告長年將烹飪描繪爲女性關愛家人的行動（蕭蘋，2020），「愛與責任」敘事表彰女性在廚房中的勞動與意義，呼應了廣告中的性別論述，爲所有類目樣本件數最多者（共 51 則），在版面中占有主導性位置。〈爲家人獻愛心〉¹³ 中的敘事者體認到爲家人做飯是盡愛的表現，不再抱怨辛勞。〈餐桌上對先生的愛〉¹⁴ 自述身爲職業婦女仍堅持每日下廚慰勞先生，視辛勞做飯爲實踐愛的途徑。〈天然的尚好〉¹⁵ 和〈幸福的晚餐〉¹⁶ 強調食安風暴下盡力爲家人準備安全健康食物的重要，後者自言料理的美味秘方「是加入對家人滿滿的愛」。〈統統都好吃〉¹⁷ 作者直言廚房爲「發揮煮菜創意和對家人愛心的舞臺」，幾十年來買了上百本食譜。不同於「和樂相聚」敘事淡化廚房辛勞，「愛與責任」敘事著重描述廚房裡的勞動，常藉由再現和肯定個體經驗，向讀者直接或間接提議行動方案。例如，〈速煮早餐〉¹⁸ 即述說身爲職業婦女如何善用時間和技巧，親手爲孩子做早餐，達成公私兼顧的成就感。〈以歡喜心吃早點〉¹⁹ 的敘事者自言是以家爲重的家庭主婦，每日以快速有效、尚能兼顧愉悅心情的方式爲全家做早餐，並爲此感到心安歡喜。〈手做國王的早餐〉²⁰ 敘事者爲父母製作養生餐飲，善盡女兒照顧父母之責。〈我家餐廳全年無休〉²¹ 自述職業婦女如何巧妙安排料理，每日費心料理家人早晚餐，把孩子養得很健康。這類敘事也反映了，密集母職和食安／健康論述，如何實質影響女性廚房腳本以及腳本實現者的自我價值與信念。

13 〈爲家人獻愛心〉2007 年 5 月 19 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14 〈餐桌上對先生的愛〉2007 年 5 月 31 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15 〈天然的尚好〉2011 年 7 月 8 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16 〈幸福的晚餐〉2015 年 6 月 7 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17 〈統統都好吃〉2020 年 12 月 13 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18 〈速煮早餐〉2005 年 4 月 2 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19 〈以歡喜心吃早點〉2014 年 12 月 26 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20 〈手做國王的早餐〉2016 年 10 月 19 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21 〈我家餐廳全年無休〉2003 年 1 月 4 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選擇成為家庭主婦的女性，面臨放下經濟自主和職業成就後必須重新定義自我價值的處境，母職貢獻和子女福祉成為肯認這項個人選擇的基準（唐文慧，2011）。在諸多肯定個人做為家庭主婦或全職母親成就的「家庭副刊」敘事中，不乏為此掙扎協商者，〈我創造了幸福〉即藉由再現某日廚房場景，反思個人在此選擇中所經歷的情感和價值。敘事者自陳每日料理晚餐經常發生緊繃場景和「情緒暴走」，接續述說某日「如火如荼備餐，客廳傳來愈演愈烈的小孩吵鬧聲」，她正打算「好好肅清」時，大兒子突然走進廚房告訴敘事者，同學羨慕他不用上安親班，覺得自己很幸福並且謝謝媽媽。敘事所述說的場景旋即從當下的廚房勞動，回到自己為專心育兒當全職媽媽、「人生最精華的時間全在尿布與奶味之中度過」的時光，並在文末如此陳述：

回首這一段養育的路徑，酸甜苦辣百味雜陳，終日勞碌的生活就像日積月累的沉痾，讓我忘記自己也曾享受其中的甜美，而兒子這句「我很幸福」正如一記當頭棒喝，不僅撫慰了我，也喚起當年的初衷——我不正是希望延續媽媽對我的那份悉心照養嗎？如今這份耕耘開花結果。原來我已經創造了幸福（呂昀嬪，2016 年 12 月 4 日）。

如上所示，母職腳本受到世代傳承，但在女性典範轉移之下，需要更多的自我協商。敘事者兒子的即時言語回饋，扭轉了原本即發生的場景（到客廳肅清），也改寫了與廚房勞務相連的情感腳本（從情緒暴走到幸福甜美），並且令敘事者得以肯認其母職腳本的價值。兒女對於母親廚房勞動成就的具體肯定，往往在女性為愛烹飪的腳本扮演要角，尤其是表明自己因為母親廚藝受到同學欣羨的言語行動，〈媽媽味道大方送〉、〈幸福的早餐〉和〈交換早餐俱樂部〉等文的敘事者都因此歡欣鼓舞、深感個人母職成就。²² 〈他為何不喝湯〉²³ 則以負面經驗，突顯情感回饋在維繫這類腳本中的重要性：身為職業婦女的敘事者原本奉行為愛料理，不料卻換得丈夫外遇失婚下場，感嘆過往心力虛擲。

22 〈媽媽味道大方送〉2005 年 8 月 8 日、〈幸福的早餐〉2005 年 3 月 30 日、〈交換早餐俱樂部〉2016 年 12 月 6 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23 〈他為何不喝湯〉2006 年 6 月 11 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四) 衝突與和解

這系列敘事多半圍繞著家庭成員對於家庭生活腳本的歧義，尤見於婆媳之間。傳統父權家庭文化下，媳婦在廚房中的勞動表現，往往關乎家庭地位，婆婆則常扮演其規訓者（許聖倫等，2004）。這類婆媳腳本在「家副」敘事中零星出現且不受認同，顯示著該腳本在此僅為殘存，不具主導性。

〈我煮飯你賺錢 行了嗎？〉、〈現代阿信〉、〈廚事風波〉²⁴ 的敘事者為職業婦女，卻未因具經濟能力免除傳統媳婦廚房角色。〈我煮飯你賺錢 行了嗎？〉的敘事者勉力調整工作時程，提前下班回家做每日晚餐，以滿足婆婆的期待，但受到婆婆嚴詞以待，亦未得到丈夫支持。〈現代阿信〉的作者每日午休空檔返家為婆婆做午餐，因為丈夫和婆婆認定這是媳婦天職，不可一日怠忽。〈廚事風波〉的作者自述每日用心料理晚餐仍受婆婆嫌棄。前兩文的敘事者為維繫家庭，勉強接受婆家為自己預設的媳婦角色和家事腳本，期盼受到體諒；第三篇的敘事者同意作飯是媳婦「應盡的責任與義務」，但渴望得到體恤和肯定。在三則敘事中，伴隨廚房勞動的情感經常是挫折和委屈，雖然敘事者在行動上仍屈從殘存的媳婦腳本，但犧牲順從、不求回報的情感腳本，並非可以順理成章地被接受。〈那是你媽媽啊〉²⁵ 的案例顯示，當經濟獨立的女性不再強求和諧，婆家或男性預設的腳本也可以予以顛覆。該文作者為職業婦女，每日為丈夫打點早、晚餐，但丈夫長年把婆婆每月來訪的假日晚餐和午餐視為她的責任，令她決心不再固守好媳婦樣板、選擇讓丈夫處理自己母親晚餐的新興腳本。

不過，當殘存的性別腳本在家庭中仍具支配性，協商或改寫，顯得困難許多。〈婆媳過招 我該怎麼辦？〉²⁶ 從男性觀點敘事，述說負責打理全家晚餐的母親期待媳婦完成洗碗善後勞務，做為職業婦女的妻子卻不滿家中男性自外於家事分工，為此，敘事者「決定當個新好男人」負責大部份的洗碗工作，卻引發母親不滿媳婦之心。相形之下，若腳本改寫的幅度不大，或許較易實現。〈廚房的危機〉²⁷ 即再現成功改變家人信念、重建廚房腳本的經歷：敘事者的嫂嫂假日回婆家探視時主動做菜，但母親總好於指揮、叨念，

24 〈我煮飯你賺錢 行了嗎？〉2004年9月4日、〈現代阿信〉2006年3月13日、〈廚事風波〉2006年4月22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25 〈那是你媽媽啊〉2016年4月24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26 〈婆媳過招 我該怎麼辦？〉2010年12月26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27 〈廚房的危機〉2007年1月31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若嫂嫂耐不住而離開廚房，便會引起不悅；婆媳衝突最後在敘事者建議母親含貽弄孫、讓她陪伴嫂嫂共度做菜時光之後獲得化解。在這個案例中，第三者（敘事者）的調停，改寫了婆媳爭奪廚房主導權的通俗劇碼，也促成家庭成員和解的新腳本。

（五）溝通與學習

家庭飲食被視為經營家庭關係和修復情感的行動場域（陳玉箴，2016a；蕭蘋，2020），「溝通與學習」敘事在彰顯女性經營家庭關係與協商性別腳本之際，也指出女性在家庭和照顧家人情感、親子教養外，經常需自力修復自我情感。

〈晚餐密碼〉一文生動再現經由家庭餐桌修復情感關係的腳本，故事以敘事者的母親端上一盤芹菜炒豆乾開場。如文所述，端上這道菜色是父母爭吵後尋求和解的慣例；敘事者描述母親在切菜時切碎壞情緒，將撿取芹菜和烹煮過程視為賦予食物符碼意義的行動：

「那些不愉快就像芹菜的粗質纖維，粗質纖維較難入口，那是正常的情況，不過，我會儘量選擇較鮮嫩的芹菜管，給你爸爸當下酒菜。」我看著父親夾了芹菜和豆乾往嘴裡送：「芹菜很嫩，豆乾也酥酥的。」父親打破連日對母親的沈默說道。我笑了，我也看到父母親相視而笑（棉花糖，2012 年 5 月 26 日）。

如引文，在家庭成員彼此熟知腳本的默契中，母親主動以食物符碼進行溝通、修復家庭情感，實現女性做為共餐儀式推手的主導腳本。除了修復關係，家庭餐桌亦為實行親子教養腳本的地方，〈餐桌上的嘮叨〉中，敘事者向來以餐桌對談傳遞處世之道，也從親子餐桌對話中得知自己的教養發揮功效，深感努力有所回饋：

我在餐桌上嘮嘮叨叨的用心，他都知道，也願意接收且轉化為養分。當下我默不出聲，但內心激動且愉快……（茉莉，2014 年 3 月 2 日）。

廚房在女性文學書寫中雖常為溫暖和幸福所在，廚事繁重，也可能令人引以為苦（蔡玫姿，2009），「家副」女性讀者故事亦如是。不同於前述「衝

突」敘事，這種辛勞，在若干「學習」敘事中被定義為重省人生哲學的起點，終點則是安然看待自己在廚房中的角色，迎向正面情感取向的主導腳本。〈煮晚餐不再是苦差事〉、〈煮菜像人生〉、〈當進廚房變成選擇題〉²⁸ 等文的女性作者自述學習在烹飪過程之中尋找樂趣，消解廚房勞動所帶來的疲憊和壓力。這類敘事指出，嚐試改變事物所附著的情感，可以有效改寫腳本。〈真正的平衡〉和回應該文的〈誰該去洗碗〉則顯示，²⁹ 情感轉向不盡然只是個人「轉念」即可得。〈真正的平衡〉的作者自陳退休前總希望家事平等分工，但因與長輩同住而不可得，常令情緒「走在鋼索上」，直到夫妻退休後丈夫承接更多家事和照護婆婆的勞務，令她逐漸學習以「寬容與同理」取代「埋怨與苦毒」。〈誰該去洗碗〉的作者亦是苦於公婆干預家事分工的職業婦女，在公婆老病、丈夫承擔照護責任後，不再計較家事是否「公平分配」。如案例所示，重要他人的行動，是情感腳本改寫的關鍵，兩文作者在廚房勞動場景所衍生的負面情感，也在丈夫承擔新的家務下產生轉化。

除卻轉換情感、回歸主導腳本，廚房和餐桌上的領悟，也可能導向改寫傳統母職腳本、建立新的腳本模式。例如，〈廚房的孤影〉³⁰ 敘事者為職業婦女，日常晚餐從採買到烹煮都一肩扛起，但在發現孩子連愛玉必須加糖都不知道後，決心重寫廚房腳本。〈讓孩子感受父母的辛苦〉³¹ 作者亦為職業婦女，因兒子挑食的表現感到重建教養腳本的重要，帶他走進市場和廚房一起張羅晚餐，故事也在作者自言「當孩子能感受父母對他的用心，才會懂得感恩與惜福」的信念陳述中結束。

(六) 男性家務

這系列敘事主要分成兩種類型：備餐男性（丈夫／父親）的自我敘事，或者從妻子／兒女視角述說家中男性的食物勞動。

與前述女性視角敘事相仿，男性敘事者亦著力描寫自己巧心安排家庭餐食的經驗。〈爸爸早餐店〉³² 自言平日為孩子買早餐、假日親手做，期待成

28 〈煮晚餐不再是苦差事〉2010年5月14日、〈煮菜像人生〉2014年8月4日、〈當進廚房變成選擇題〉2019年11月17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29 〈真正的平衡〉2022年5月17日、〈誰該去洗碗〉2022年6月27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30 〈廚房的孤影〉2007年8月11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31 〈讓孩子感受父母的辛苦〉2010年12月18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32 〈爸爸早餐店〉（2002年4月2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為孩子日後美麗回憶。〈20 分鐘搞定全家早餐〉³³ 作者自述家有「愛賴床」的妻子、年老父母與小孩，每日早起悉心料理中西式早餐，還為妻子準備「愛心午餐」附水果，「成為許多人夫的眼中釘」。〈鍋蓋太郎鬧廚房〉³⁴ 作者自陳每日下班接孩子趕回家，一邊照顧調皮的兒子一邊忙做飯，在妻子回家後端上熱騰騰的晚餐「討老婆歡心」。〈家庭煮夫的早晚餐〉³⁵ 敘事者取「家庭主婦」的諧音自稱「家庭煮夫」，細述每天料理家人三餐的日常生活場景，文末則仿「成功男人背後的女人」語法，以「聰明的女人後面，總會有個勤勞的男人」定義自己，提出了有別與傳統性別框架的家庭腳本方案。

如上所示，這些男性自我敘事雖然也彰顯家務的價值和意義，但並未如女性敘事案例般強調自己的幸福感受。相對地，丈夫在經濟角色之外打理餐飲，在妻子視角敘事中，則是令人感恩和幸福的行動，小從為自己買早餐（〈周休二日的早晨〉、〈愛的早餐〉）³⁶ 或做假日早餐（〈已婚女人很幸福〉、〈我的周末情人〉），³⁷ 大到懷孕時丈夫為自己做飯（〈老公接手廚房〉）³⁸ 或者平日做早晚餐（〈99 分的老公〉、〈下輩子等我喔〉）。³⁹ 從兒女視角敘事者，則以感懷父愛的心情，追憶父親在廚房做飯的身影（例如：〈加味的晚餐〉、〈做早餐的父親〉），⁴⁰ 或者讚嘆父親善於家務的成就（例如：〈高齡老爸 做羹湯〉、〈獨攬家事的父親〉）。⁴¹

相較於上述幸福／感恩敘事，〈他煮的晚餐〉⁴² 顯示，男性獻身廚房勞動，可能出於女性的爭取。作者自陳受女性主義薰陶，無法接受以家庭為名的剝削，爭取假日不下廚的權利，卻導致夫妻失和，最終在丈夫態度軟化下，成功改寫家庭腳本，讓丈夫在假日走進廚房，習得一手好菜。除卻正面表述新興男性腳本（如本類目中前引案例），這系列樣本也包含一則負面表述案例，〈想當家庭主夫不簡單〉一文指出，當男性不再承擔家庭經濟，參與廚

33 〈20 分鐘搞定全家早餐〉（2010 年 1 月 11 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34 〈鍋蓋太郎鬧廚房〉（2010 年 2 月 4 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35 〈家庭煮夫的早晚餐〉（2016 年 1 月 25 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36 〈周休二日的早晨〉，2009 年 5 月 30 日；〈愛的早餐〉，2007 年 2 月 24 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37 〈已婚女人很幸福〉，2009 年 10 月 12 日、〈我的周末情人〉，2011 年 12 月 10 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38 〈老公接手廚房〉，2011 年 8 月 5 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39 〈99 分的老公〉，2007 年 1 月 23 日；〈下輩子等我喔〉，2018 年 6 月 19 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40 〈加味的晚餐〉，2017 年 9 月 11 日、〈做早餐的父親〉，2003 年 9 月 26 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41 〈高齡老爸 做羹湯〉，2006 年 1 月 6 日、〈獨攬家事的父親〉，2008 年 5 月 25 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42 〈他煮的晚餐〉2020 年 9 月 9 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房勞務等家事工作，理應成為必然。該文作者自述是家務工作兩頭燒的職業婦女，原本「滿意自己的生活效率」，但當原本高薪的丈夫失業賦閒在家後仍「君子遠庖廚」，情感上開始轉為憤怒：

現實社會已容不下男尊女卑的場景，男人想在家中發號施令，當個飯來張口、茶來伸手的「沙發馬鈴薯」，必須要有一定的經濟實力與專業魅力（梅麗，2010年7月26日）。

該文敘事者雖言揚棄男尊女卑，但接受雙薪家庭由男性發揮經濟功能、女性承擔家務的角色安排，「家庭主夫」的腳本僅可「勉強將就」。綜合以上，受到女性讚揚的男性家務實踐，仍多少落在男性承擔一定經濟角色的前提之下，儘管男女角色完全翻轉的家庭腳本（如前述〈家庭煮夫的早晚餐〉一文）已然浮現。

（七）另類女性腳本

雖然為數不多，但「家庭副刊」中偶而出現的「另類」女性家務腳本，再現了該版讀者／作者社群在擁抱新興女性腳本上的彈性。

〈謝謝他們的誠實表態〉⁴³ 作者對於自己廚藝不得丈夫孩子青睞處之泰然，樂於遠離庖廚的輕鬆人生。〈一個人在家時〉⁴⁴ 中，身為職業婦女的敘事者自言，趁丈夫兒子不在時，隨意做晚餐、追韓劇，是感知自我存在的好時光。〈說話要算話〉⁴⁵ 亦表述人母偶爾享受獨自看劇、吃晚餐的愉悅，不過，當敘事者發現自己忘記陪伴女兒入睡的承諾時，原本正向的情感轉為愧疚。〈媽媽自由日〉⁴⁶ 呈現了另一種暫時背離日常慣例的腳本：敘事者和母親、妹妹三人假日逛街看電影，讓家中男性和孩子外食晚餐，結果皆大歡喜，令敘事者決定延續每月的「媽媽自由日」。〈懶媽媽的小確幸〉和〈晚餐怎麼辦〉⁴⁷ 中的敘事者則分享自己在半夜不想洗碗和太累不想做飯時的偷閒軼事。

在這些「輕鬆」／「偷閒」腳本中，為母者享受脫離預設家庭角色職務

43 〈謝謝他們的誠實表態〉2021年11月18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44 〈一個人在家時〉2018年5月24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45 〈說話要算話〉2018年12月24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46 〈媽媽自由日〉2005年10月31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47 〈懶媽媽的小確幸〉2016年4月20日、〈晚餐怎麼辦〉2014年10月1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的輕鬆自在，但前提是家人的理解和配合。〈說話要算話〉的案例指出，當「偷閒」腳本與照顧腳本衝突，後者仍被視為應然選項，意即，這種另類腳本仍可能限於常規中的例外。相對於此，〈孩子成全我進修〉⁴⁸ 提供另一種可茲實現的母職腳本。敘事者是職業婦女，平日訓練孩子分擔家事，當她決定再進修，孩子也接受母親的緊湊生活行程，自理早餐、洗碗、協助做晚餐和便當。晚近研究指出，中年或中年以上、受傳統性別分工影響較深的女性，對於無法為家人下廚容易感到罪惡（陳玉箴，2016b），不同於此，本文敘事者對於孩子的自動自發「半是心疼，半是感激」，而非虧欠愧疚，暗示著敘事者對此腳本抱持了正面的態度，也與「家庭副刊」讀者社群分享了另一種實踐母職之路。

二、綜合討論

綜觀納入研究之文本，大致呈現了一定的敘事模式：這些故事不僅記述家庭生活軼事或常態，亦表彰了敘事者對於所記述事物的感受和詮釋；關於家庭生活場景的描繪，包括時間、地方、物件，以及敘事者和家人的言語和肢體行動等，通常用來說明和印證敘事者個人情感觸發和價值實現的原因和過程。亦即，敘事者選擇性地書寫重建過往的生活場景，賴以詮釋和宣稱自己在家庭中實現（或未能實現）的情感與意義，這種選擇性的敘事記憶，不僅再現了個人行動上所依循的情感／意識型態腳本，也指出何者值得記錄、可以如何理解並且予以評價。

透過真實事例的描摹，這些敘事文本協力建構出「家庭副刊」社群中普遍認可的理想家庭生活情景：在和樂溫馨的用餐時光中凝聚情感、陪伴聆聽和理解對方，廚房中愛的勞動受到家人正面回饋，餐桌和廚房成為溝通和學習的場址，至於因為勞務分配或者干預所造成的衝突，亦能協調化解。附著於這類理想場景的情感通常是幸福、滿足、甜蜜、歡愉、感謝、慶幸和愛意，而情感再現則扣合了敘事者在價值和信念上的宣稱，包括以關愛之心和責任感照顧家人飲食和身心、經營美好的家庭關係和共聚時光、以守護家庭美滿做為個人成就和情感滿足的來源，以及正面看待自己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扮演。這些常見場景組合貫穿「家副」敘事中的主導性腳本：其中，敘事者因為關愛家人、或責任感驅動、或為凝聚家人關係、或為享受共聚歡愉，承擔

48 〈孩子成全我進修〉2009 年 4 月 15 日，刊登於《聯合報》「家庭副刊」。

廚房勞務和經營用餐環境，並且從勞動過程中獲得家人回饋和個人價值信念的實現，促成情感上的滿足；在此，家人的正面回饋和支持，是敘事者實現腳本的重要環節，亦即，此一理想腳本的維繫，有賴家庭成員完成腳本中各自扮演的角色。飲食照顧之外，教養行動和情感勞動亦為「家庭副刊」主導性腳本含蓋的範疇，包括以陪伴共餐的方式慰藉長輩或孩子，誠意聆聽和理解家人，適時教導孩子並且表達支持，當衝突發生，須善意溝通，面對家務辛勞，須調整心態、修復自我情感。

這類不斷受到重述、具主導性的腳本，其實踐者大多為家庭中的母親、妻子、媳婦、女兒（或孫女），儘管仍為家庭飲食和家人身心主要照顧者，敘事中所再現者，並非含辛茹苦、犧牲奉獻、迫於父權不得不然的性別腳本，而是主動選擇、追求生命意義和情感回饋下的行動方案。在此，指引行動表現和敘事再現的情感／意識型態腳本，非僅止於為愛勞動，尚且以個體意志和具體回報為根基，即令以責任感出發者亦然。在此前提下，敘事者連結廚房勞動和歡愉共餐的場景，從中感受幸福和成就，並經由記憶敘事肯定自我、放大情感效力，家庭主婦如是，職業婦女亦如此。亦即，家務／情感勞動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女性天職，不論是自己的丈夫、兒女或婆婆，倘若不能給予相對合理回報，即可能引發改寫腳本的行動或者不平之鳴。

換言之，女性家庭成員走進廚房、維繫家庭餐桌功能的驅力，從性別規範轉為個人情感追求，一方面吸納了當前強調女性主體性的新興文化元素，另一方面，視廚房為女性空間的傳統性別文化，也在排除父權宰制的規範性論述下，受到局部採納並重新意義詮釋，轉化為主導性腳本中的環節。同時，順服父權體系、未經稀釋篩選的性別腳本仍在此社群中殘存：前引〈我煮飯你賺錢 行了嗎？〉、〈現代阿信〉、〈廚事風波〉和〈婆媳過招 我該怎麼辦？〉等案例顯示，即使在情感和意識型態上有所衝突，殘存腳本（規約媳婦廚房角色）仍可能在個體衡量利害關係下（維繫家庭）勉強實行；〈想當家庭主夫不簡單〉則顯示，即便是雙薪家庭，若非丈夫失業賦閒喪失經濟功能，女性也可能安然接受「女主內」的殘存腳本。

男性陪伴孩子或樂在廚房的新興腳本也冒現於「家副」敘事社群。在此，受到女性感謝讚嘆的男性皆為職場中人，他們多少承擔了家庭經濟，但也在不同程度上承接教養和食物工作。在「行動／回報」模式上，男性觀點的敘事表彰了男性的自我成就感，女性觀點的敘事則顯現，男性可經由新興男性腳本贏取妻兒情感回饋。依現有樣本觀察，雖然「幸福」、「甜蜜」情感可能

在這類腳本中觸發，其感受者仍被界定為女性，而非男性。不過，就性別框架而言，此一新興男性腳本改寫傳統的程度超過了新好男人「愛家、幫忙」範式，展現男性廚房勞動腳本常規化的可能性，甚至，翻轉傳統男女家庭角色、怡然自得的男性自我再現，已是可以公開述說和自我肯認的選項。另外，女性跨出以照顧家人飲食為己任的模式，或偶爾以外食經營共餐時光，或從廚房「放封」偷閒，或追求職場成就、建立另類母職腳本，都是可在此社群中分享的新興腳本型態。

為說明敘事文本和腳本類型的分布狀況，以下依敘事中主要呈現的主導、新興或殘存腳本元素，以 10 年為區間，分類列表呈現。主導腳本占全數樣本 74.7% (127 則)，其中，強調家庭共餐意義的「和樂相聚」、「陪伴與聆聽」以及女性廚房勞務價值的「愛與責任」敘事，交織出理想家庭生活的主要場景，除少數例外 (2 則「和樂相聚」敘事)，皆在此範疇中 (共 101 則)，包含本文在討論這三類敘事所引述的所有案例。除此，表彰女性情感勞動的「溝通與學習」敘事，除 3 則外，多為主導腳本，而「衝突與和解」敘事中亦有半數 (7 則) 以此為選項。就時序而言，各類敘事中含主導腳本者在 2000-2010 年共計 56 則，2011-2023 年區間較長，共 71 則，前後時期差異不大，顯示在版面中長期優勢存在的狀態。新興腳本占 22.4% (38 則)，男性家務新興腳本案例約占半數，前後期間的件數接近 (2000-2010 年 11 則，2011-2023 年 10 則)，並未出現進展跡象。相對地，「女性另類腳本」從 2000-2011 年的 2 則，增加至 2011-2023 年的 7 則；另外，「溝通與學習」(如前引〈廚房的孤影〉、〈讓孩子感受父母的辛苦〉) 和「衝突與和解」(如前引〈那是你媽媽啊〉) 亦出現若干女性新興腳本案例 (共 6 則)。意味著，雖然男性新興腳本浮現，但改變進程緩慢，女性選擇另覓出路的可能性增加，儘管為數仍不多。殘存腳本僅占 2.9% (5 則)，包含 4 則「衝突與和解」和 1 則「男性家務」敘事，均出現於 2010 年以前，顯示晚近 10 餘年間，該類腳本在此社群中已不具顯著性。

表 1：主導、新興和殘存腳本分項列表

		主導	新興	殘存	累計篇數
2000-2010	和樂相聚	12	0	0	12
	陪伴與聆聽	4	0	0	4
	愛與責任	30	0	0	30
	衝突與和解	6	3	4	13
	溝通與學習	4	3	0	7
	男性家務	0	11	1	12
	另類女性腳本	0	2	0	2
	累計篇數	56	19	5	80
2011-2023	和樂相聚	24	2	0	26
	陪伴與聆聽	10	0	0	10
	愛與責任	21	0	0	21
	衝突與和解	1	0	0	1
	溝通與學習	15	0	0	15
	男性家務	0	10	0	10
	另類女性腳本	0	7	0	7
	累計篇數	71	19	0	90
2000-2023	和樂相聚	36	2	0	38
	陪伴與聆聽	14	0	0	14
	愛與責任	51	0	0	51
	衝突與和解	7	3	4	14
	溝通與學習	19	3	0	22
	男性家務	0	21	1	22
	另類女性腳本	0	9	0	9
	累計篇數	127(74.7%)	38(22.4%)	5(2.9%)	170 (1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伍、結論

揭開家庭劇場的帷幕，凡俗人間的生活場景和軼事插曲，在大眾媒體的書寫空間中轉化成訴說生命情感和存在寓意的自我敘事。本文研究聚焦《聯合報》「家庭副刊」晚近 20 餘年的餐桌和廚房故事，探索媒體中介自我敘事中的腳本生產迴路，並以腳本中的情感與意識型態為關注核心。據此，本文依研究命題篩選 170 則讀者親身故事，分類討論該版中常見的廚房／餐桌場景描繪、情感宣稱以及價值、信念陳述，同時綜合分析腳本複述、變異和相左的可能性，並就此區分主導性、殘存和新興的腳本類型。

本文研究發現，「家庭副刊」廚房／餐桌自我敘事在經驗述說的模式上，呈現了某種規律性。大體而言，這些文本選擇性地記述了家庭生活場景中的人、事、物，以及依附於此的情感、意義與價值，藉由並置行動場景與情感信念，表彰敘事者所欲求的正面回饋和理想關係。這種述說模式突顯敘事者的生命反思以及賴以闡釋生活意義的準則，經由再現和評價敘事者的真實生命經驗，敘事文本也再現了敘事者所認可的腳本。

同時，該刊敘事所再現的餐桌和廚房腳本亦呈現了某些規律性。其中，家庭中的女性成員秉持對於家人的關愛與責任感，以烹調食物和經營用餐氛圍的方式，創造和樂融融的家庭相聚時光，是廣受讚美和肯定的理想腳本。另外，家庭餐桌和廚房，也常被描述為聆聽、溝通、陪伴和學習行動發生的場址，以及女性在料理之外實踐心靈照護腳本之處。這些具主導性的腳本在不同敘事情節中反覆受到強化：女性經由烹飪和照護家人獲得簡單平凡的幸福，為愛付出、得愛回報，並在其它家庭成員正面回饋下實現腳本。敘事再現中，促使女性從事家務勞動的驅力從性別規範轉為情感追求，令傳統家庭角色和性別分工在新一代腳本的情感邏輯中得到合理存在的依據。至於規範導向、順服父權思維的性別腳本（如本文中的婆媳腳本），若非受到抵抗、改寫，就是在現實考量下勉強殘存。

除此，新興家務腳本顯示，廚房勞動也可以是男性獲取正面情感和自我價值的來源，女性毋須時時謹守理想腳本，可以放手偷閒，另外，完全翻轉性別框架的家庭煮夫腳本和追求個人成長的母職腳本，在此文化社群中，皆已是可被述說和聆聽的版本。不過，雖然男性也可在烹飪中獲得正面情感，卻非「家庭副刊」敘事中被高度陰性化的「幸福、甜蜜」感；儘管，男性亦被鼓勵參與家庭餐桌相關勞動，但性質上多為經濟責任之外令女性更加幸福

的「附加價值」，而非其主要家庭角色。

做為媒介再現社會真實的一環，本文研究中的廚房／餐桌親身敘事宛若證言，以個人經驗說明腳本的可體現性以及值得體現之因；長期常態出刊的媒介空間在揭露眾生證言之際，一方面提供了實現生命價值和解決生活問題的方案，另一方面穩固了若干用以理解和詮釋個人日常生活的敘事腳本。主導、新興和殘存腳本的存在，指出此一閱聽人即書寫者的腳本生產迴路具有規約性，亦可容許變異，但敘事中所肯認的情感和意識型態往往落在一定安全界限，重申社群共有的道德尺度和價值標準；故事的生產，為社群共享腳本提供經驗基礎，等待下一個證言的相互映證，而證言的堆疊則合力建構社群中的大敘事以及腳本的正當性，在此循環生產的迴路中，規約的力量於焉而生。

這也意味著，孕育於大眾媒體敘事社群的腳本，與所在社會中的既有角色框架和盛行論述間，存在著共構關係。在「家副」敘事社群中，女性作為家庭身心照護者的角色定義，並未因就業與否而翻轉，當代健康／食安和密集母職論述，強化了此一角色價值；家庭飲食外包或是選項，卻非可受讚揚的典範表現，新興男性和女性腳本儘管受到認同，實現者尚稀。「家副」的個案顯示了，當代家務腳本如何在既有現實條件下，重新詮釋典範和建立不同情感論述，藉以發展新興形貌並成就其有效性。前行研究指出，大眾媒介中的讀者自我敘事與通俗／媒體論述之間存在著對話關係（Wang, 2021），本個案亦如此；近 20 年來商業廣告將烹飪界定為經營家庭幸福之路，呼喚女性投入其中（蕭蘋，2020），出身自傳統大報的「家副」讀者敘事，也充滿這種論述的回音。意味著，置身於廣大社會和媒介脈絡中的自我敘事和腳本生產，與主流文化和社會實踐存在著共構關係，並可能與其它腳本生產系統交互作用、共勢協力。

儘管如此，這些脫胎自讀者親身經驗的自我敘事，在改寫文化腳本的程度，上，仍可能超越傳統媒體菁英所生產的文類。陳志賢與楊巧玲（2011）就 1978 年至 2008 年之間《聯合報》新聞報導所做的研究顯示，該報雖於臺灣婦運興起的風潮下開始倡議「兩性化」父職，但對於母職的要求遠高於父職，在僵化歌頌母職的同時，亦責難未能稱職者。相較之下，「家庭副刊」雖出自同一家報紙，但在讚揚母職之外，也容留與傳統協商以及發展另類腳本的空間；事實上，該版經常以「女性心聲」為小標題，刊載自言無法服膺傳統性別角色的故事。不同於傳統媒體文類常見的菁英倡議或專家傳授，讀者親

身敘事從自我經驗出發，與閱聽同儕平行對話，訴諸同理心下的述說與聆聽；這種迥然不同的腳本生產路徑，或許也正是此類媒介文本超越傳統文類的機會所在。它呈現人們的普遍真實經驗，也反映其內在渴求的情感與生命出口，經由欲望述說和自我肯認的個別行動，推動了群體共享腳本改寫的進程，緩步前行。最後，本文研究對象《聯合報》讀者群中，軍公教和私營部門白領家庭占比偏高，藍領和農漁牧家庭較低，⁴⁹ 樣本案例亦缺乏同志和其它性少數者視角的敘事。本文研究發現未能盡述之處，尚待未來相關研究加以探索。

49 見蕭怡靖（2006）所整理前行文獻資料。

參考文獻

- 水瓶仙子 (2005 年 6 月 3 日)。〈甜蜜晚餐時刻〉，《聯合報》，第 E8 版。
- 王右君 (2012)。〈常民自我敘事做為一種媒介言說：閱讀《聯合報》「家庭與婦女」版上的女性話語與聲音〉，《新聞學研究》，112，201-232。
[https://doi.org/10.30386/MCR.201207_\(112\).0006](https://doi.org/10.30386/MCR.201207_(112).0006)
- 王右君 (2019)。〈試探「他者」在社群網站自我敘事和記憶建構中扮演的角色：以臉書親子文個案為例〉，《新聞學研究》，141，39-81。[https://doi.org/10.30386/MCR.201910_\(141\).0002](https://doi.org/10.30386/MCR.201910_(141).0002)
- 行政院主計處 (2010)。《2009 年社會指標統計年報》。行政院主計處。
https://ebook.dgbas.gov.tw/News_Content_Ebook.aspx?n=3786&s=208037
- 余貞誼 (2011)。〈我可能不夠女性主義：女性主義認同與實踐的敘事建構〉。《臺灣社會學》，21，101-156。<https://doi.org/10.6676/TS.2011.21.101>
- 呂昀嬪 (2016 年 12 月 4 日)。〈我創造了幸福〉，《聯合報》，第 D 版。
- 李蕙伶 (2008 年 12 月 14 日)。〈爸爸起床吃早餐〉，《聯合報》，第 E 版。
- 沈珮君編 (2021)。《聯合報 70 年：1851-2021》。聯合報。
- 林津如 (2007)。〈父系家庭與女性差異認同：中產階級職業婦女家務分工經驗的跨世代比較〉，《臺灣社會研究季刊》，68，1-73。<https://doi.org/10.29816/TARQSS.200712.0001>
- 林洪英 (2017 年 1 月 16 日)。〈孩子的秘密〉，《聯合報》，第 D 版。
- 洪惠芬 (2015)。〈新世代臺灣母親的處境與挑戰：就業母親在照顧與工作之間的文化矛盾〉，《臺灣社會福利學刊》，13(1)，87-149。[https://doi.org/10.6265/TJSW.2015.13\(1\)3](https://doi.org/10.6265/TJSW.2015.13(1)3)
- 茉莉 (2014 年 3 月 2 日)。〈餐桌上的嘮叨〉，《聯合報》，第 D 版。
- 唐文慧 (2011)。〈為何職業婦女決定離職？結構限制下的母職認同與實踐〉。《臺灣社會研究季刊》，85，201-265。<https://doi.org/10.29816/TARQSS.201112.0006>
- 翁康容、楊靜利、任軒立 (2020)。〈從家務分工看性別平權的知行落差〉，《人口學刊》，61，97-139。[https://doi.org/10.6191/JPS.202012_\(61\).0003](https://doi.org/10.6191/JPS.202012_(61).0003)
- 張思嘉、許詩淇、李惟新 (2018)。〈「新好男人」、「新好女人」？當代華人婚姻關係中的角色義務〉。《本土心理學研究》，50，209-261。
[https://doi.org/10.6254/IPRCS.201812_\(50\).0005](https://doi.org/10.6254/IPRCS.201812_(50).0005)

- 梁莉芳 (2018)。〈養育「無污染」的孩子：有機食品論述、風險管理與母職實作〉。《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2，73-125。https://doi.org/10.6255/JWGS.201806_(42).03
- 梅麗 (2010 年 7 月 26 日)。〈想當家庭主夫不簡單〉，《聯合報》，D 版。
- 許雅惠 (2006)。《親密戰爭：中小學教職夫妻之家務分工》。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聖倫、夏鑄九、翁註重 (2004)。〈傳統廚房爐灶的空間、性別與權力〉。《婦研縱橫》，72，50-65。https://doi.org/10.6256/FWGS.2004.72.50
- 陳玉箴 (2016a)。〈「家」的身體實踐：林海音飲食書寫中的烹與食〉。《成大中文學報》，53，155-187。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P20170720001-201606-201707270009-201707270009-155-187
- 陳玉箴 (2016b)。〈從「家務」到「勞動商品」：臺灣家庭晚餐型態變遷的考察 (1980-2013)〉，《臺灣學誌》，13，71-103。https://doi.org/10.6242/twnica.13.4
- 陳志賢、楊巧玲 (2011)。〈為難父母、父母難為：聯合報親職報導內容分析 (1978-2008 年)〉，《新聞學研究》，106，135-178。https://doi.org/10.30386/MCR.201101_(106).0004
- 棉花糖 (2012 年 5 月 26 日)。〈晚餐密碼〉，《聯合報》，第 D 版。
- 黃安璞 (2010 年 5 月 13 日)。〈請不要忘記我〉，《聯合報》，第 D 版。
- 潘淑滿 (2005)。〈臺灣母職圖像〉。《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20，41-92。https://doi.org/10.6255/JWGS.2005.20.41
- 蔡玫姿 (2009)。〈幸福空間、區隔女人、才女禁區－初論 1960 年後廚房空間的性別議題〉。《東海中文學報》，21，337-370。https://doi.org/10.29726/TJCL.200907.0014
- 蕭怡靖 (2006)。〈臺灣閱報民眾的人口結構及政治態度之變遷－1992 至 2004 年〉，《臺灣民主季刊》，3(4)，37-70。https://doi.org/10.6448/TDQ.200612.0037
- 蕭英玲 (2005)。〈臺灣的家務分工：經濟依賴及性別的影響〉，《臺灣社會學刊》，34，115-145。https://tpl.ncl.edu.tw/NclService/JournalContentDetail?SysId=A05012200
- 蕭蘋 (2020)。〈為愛加點味道：解讀烹飪相關廣告中的家庭性女性氣質〉，《傳播與社會學刊》，53，21-55。https://doi.org/10.30180/CS.202007_

(53).0003

- Aho, T. (2016). Reality TV and its audiences reconsidered: Class and poverty in undercover boss (CBS). In S. Lemke & W. Schniedermann (Eds.), *Class divisions in serial television* (pp. 89-117). Palgrave Macmillan.
- Atwood, J. D. (1996). Social construction theory and therapy assumptions. In J. D. Atwood (Ed.), *Family scripts* (pp. 1-33).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 Banet-Weiser, S. (2004). Girls rule!: Gender, feminism, and nickelodeon.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21(2), 119-139. <https://doi.org/10.1080/07393180410001688038>
- Berntsen, D., & Bohn, A. (2009). Cultural life script and individual life stories. In P. Boyer & J. V. Wertsch (Eds.), *Memory in mind and culture* (pp. 62-8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26999.005>
- Berntsen, D., & Rubin, D. C. (2002). Emotionally charged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across the life span: The recall of happy, sad, traumatic and involuntary memories. *Psychology and Aging*, 17(4), 636-652. <https://doi.org/10.1037/0882-7974.17.4.636>
- Brockmeier, J., & Harré, R. (2001). Narrative: Problems and promises of an alternative paradigm. In J. Brockmeier & D. Carbaugh (Eds.), *Narrative and identity: Studies in autobiography, self and culture* (pp. 39-59).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Bruner, J. S. (2001). Self-making and world-making. In J. Brockmeier & D. Carbaugh (Eds.), *Narrative and identity: Studies in autobiography, self and culture* (pp. 25-38).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Byng-Hall, J. (1985). The family script: A useful bridge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7(3), 301-305. <https://doi.org/10.1046/j..1985.00688.x>
- Byng-Hall, J. (1995). *Rewriting family scripts: Improvisation and systems change*. The Guilford Press.
- Caswell, G., & Turner, N. (2021). Ethical challenges in researching and telling the stories of recently deceased people. *Research Ethics*, 17(2), 162-175. <https://doi.org/10.1177/1747016120952503>

- Eakin, P. J. (1999). *How our lives become stories: Making selv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Fivush, R., Habermas, T., Waters, T. E. A., & Zaman, W. (2011). The Making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Intersections of culture, narrative and ident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6(5), 321-345. <https://doi.org/10.1080/00207594.2011.596541>
- Frank, A. J., & Wilson, E. A. (2020). *A Silvan Tomkins handbook: Foundations for affect theor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Friedman, M. (2010). On Mommyblogging: Notes to a future feminist historian.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22(4), 197-208. <https://www.muse.jhu.edu/article/405417>
- Goddard, C., & Wierzbicka, A. (2004). Cultural scripts: What are they and what are they good for?.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1(2), 153-166. <https://doi.org/10.1515/iprg.2004.1.2.153>
- Goffman, E. (1959/1990).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Penguin.
- Mandell, H. (2015). Political wives, scandal, and the double bind: Press construction of Silda Spitzer and Jenny Sanford through a gendered lens. *Wome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38(1), 57-77. <https://doi.org/10.1080/07491409.2014.995327>
- Markle, G. (2008). "Can women have sex like a man?": Sexual scripts in *Sex and the City*. *Sexuality & Culture*, 12(1), 45-57. <https://doi.org/10.1007/s12119-007-9019-1>
- McNair, B. (2002). *Striptease culture: Sex, media and the democratisation of desire*. Routledge.
- Morrison, A. (2010). Autobiography in real time: A genre analysis of personal mommy blogging. *Cyberpsychology: Journal of Psychosocial Research on Cyberspace*, 4(2), Article 5. <https://cyberpsychology.eu/article/view/4239>
- Mosher, D. L., & Tomkins, S. S. (1988). Scripting the macho man: Hypermasculine socialization and enculturation.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25(1), 60-84. <https://doi.org/10.1080/00224498809551445>
- Nelson, K. (2003). Narrative and self, myth and memory: Emergence of the cultural self. In R. Fivush & C. A. Hayden (Eds.), *Autobiographical*

- mem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rrative self: Development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pp. 3-28).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Nordberg, C. (2016). Outsourcing equality: Migrant care worker imaginary in finnish media. *Nordic Journal of Working Life Studies*, 6(3), 101-118. <https://doi.org/10.19154/njwls.v6i3.5530>
- Ochs, E., & Capps, L. (1996). Narrating the self.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5, 19-43.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anthro.25.1.19>
- Plummer, K. (1995). *Telling sexual stories: Power, change and social worlds*. Routledge.
- Rogers, M. (2015). Beyond blogging: How mothers use creative non-fiction techniques in digital environments to dislodge the mask of motherhood. *Journal of Family Studies*, 21(3), 248-260. <https://doi.org/10.1080/13229400.2015.1074932>
- Romaniuk, T. (2016). On the relevance of gender in the analysis of discourse: A case study from Hillary Rodham Clinton' s presidential bid in 2007-2008. *Discourse & Society*, 27(5), 533-553. <https://doi.org/10.1177/0957926516651221>
- Ross, J. N., & Coleman, N. M. (2011). Gold digger or video girl: The salience of an emerging hip-hop sexual script.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 13(2), 157-171. <https://doi.org/10.1080/13691058.2010.520741>
- Schank, R. C. (1977). Scripts. In R. C. Schank & R. P. Abelson (Eds.), *Scripts, plans, goals and understanding: An inquiry into human knowledge structures* (pp. 36-68). Lawrence Erlbaum.
- Smith, S., & Watson, J. (2010). *Reading autobiography: A guide for interpreting life narratives* (2nd e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ternadori, M. M. (2015). *Mediated eros: Sexual scripts within and across cultures*. Peter Lang.
- Tomkins, S. (1979). Script theory: Differential magnification of affects.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26, 201-236.
- Tomkins, S. S. (1987). Script theory. In J. Aronoff, A. I. Rabin, & R. A. Zucker (Eds.), *The emergence of personality* (pp. 147-216). Springer Publishing Co.

- Wang, Y.-J. (2021). Tabloid female sex confessions and everyday pro-sex feminism: The case of the *Apple Daily* Taiwan. *Sexualities*, 24(1-2), 208-225. <https://doi.org/10.1177/1363460720904637>
- Williams, R.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Xu, J. (2022). “Middle-aged old mothers” in China: Childrearing anxiety, humor, and the narrative self. *Ethos*, 50(1), 50-71. <https://doi.org/10.1111/etho.12327>

本文引用格式

- 王右君 (2025)。〈媒介、自我敘事與腳本生產：以「家庭副刊」中的廚房和餐桌故事為例〉，《傳播研究與實踐》，15 (1)，127-160。 <https://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5011501004>
- Wang, Y.-J. (2025). Media, self-narrative, and the production of scripts: A case study of cooking and dining narratives on the family page of a newspape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5(1), 127-160. <https://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5011501004> [Text in Chinese]

Media, Self-narrative, and the Production of Scripts: A Case Study of Cooking and Dining Narratives on the Family Page of A Newspaper

WANG, Yow-Jiu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Exploring how self-narrative as media text may take part in creating a culturally shared script, this paper presents a case study of the reader-contributed personal stories concerning cooking and dining on the family page of United Daily News in the past 20-odd years. These self-narratives, as argued, appear as ordinary people's testimonies of personal happiness and achievements derived from embodying certain ideal scripts. In doing so, they validate the narrators' affects, values and beliefs. Dominant scripts shared by the narrator-audience community are solidified with similar testimonies reiterated regularly and continually. Among them, women's contribution to the family is celebrated, and the 'feeling of bliss' is feminized. Emergent scripts recognizing men's domestic responsibilities arise, while residual patriarchal scripts persist. Scripts produced in a circuit of self-narration may collaborate with those produced in traditional media genres. However, by appealing to empathy and understanding among peers instead of top-down guidance by elites, the former may go beyond the ideological frames of the latter.

Keywords: self-narrative, gender, housework, affect, script

* E-mail: yowjiun@ncku.edu.tw

Received: 2023.11.06; Accepted: 2024.06.12